



夜幕下的猛禽

王永军 文 + 摄影

雕鸮

Killer in Night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夜幕下的猛禽

王永军 文+摄影

雕鸮

Killer in Night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幕下的猛禽——雕鸮 / 王永军著. —天津 : 天津

教育出版社, 2006.5

ISBN 7-5309-4674-9

I. 夜... II. 王... III. 鸮形目—普及读物

IV. Q959.7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1257 号

夜幕下的猛禽——雕鸮

作 者 / 王永军

选题策划 / 袁 颖

责任编辑 / 李勃洋

装帧设计 / 郭亚非

出版人 肖占鹏

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

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
联系电话 022-23332301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20 开(889×1194 毫米)

字 数 82 千字

印 张 6

书 号 ISBN 7-5309-4674-9 / G·3917

定 价 25.00 元

为了观察和拍摄国内最大的夜行猛禽雕鸮的夜间生活，我在东北鸭绿江上游和本溪附近的山野里，度过了两个春天共计五十多个寒冷的夜晚。每当黎明前听到鸟鸣开始发生变化，都使我深深地感受到，大自然是有灵性有情绪的：夜晚阴郁，黎明欢快。

目 录

1. 春 雪

… 001

它贴近山体，穿过淡烟样升起的水汽，稳健地扇动着双翅，在阴冷的雨丝中，从容地沿着半山腰向南飞行。天光越来越暗，西南方天空上已变成紫红色的乌云，面积越来越大，连我周围空气中飘着的雨星，似乎都变成了紫色的小亮点。这只棕黄色的大鸟贴着山体飞行的动作，在颜色稍重的昏暗的山林背景前，很难辨认出来。

2. 家 园

… 015

我仔细地琢磨起这个外表看似粗陋的家，它和我此前发现的三处雕鸮巢有着共同的特征：搭筑在断崖底部可以多少遮风挡雨的岩石下，向下是一段50米到80米不等的陡坡——绝大部分是淌石或淌土的陡坡，人很难攀爬，前下方会有一条清澈的小河，过了小河就是足有数十平方公里的平坦的耕田，巢开口的方向没有任何遮挡隐蔽的矮树或是杂草。

3. 雨 夜

… 027

这会儿，我离帐篷只有2米了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加快步子向前猛冲。还好，雨停了，帐篷前面的门是拉开的，我飞扑向前，身体几乎与地面平行地“鱼跃”进了帐篷，与此同时，那只成年雕鸮猛地掠过了帐篷的前顶部，只听“嘭”的一声闷响，帐篷顶子向下一沉。我暗自庆幸：我的脑袋总算躲过了这雷霆一击！

4. 邻 居

… 041

由凶猛的示威到友善的对视，随着这种大鸟心情的好转，我对它的语言的意味有了更多的理解。当成年雕鸮短促地“嘎嘎”叫时，那是愤怒的信号，随时可能向我发起攻击；幼鸟发出的“叽叽”的叫声，是呼救的信号，此时，我最好远离它，否则成年雕鸮会不顾一切地冲回来；当成年雕鸮与我平静地对视时，它会发出“恨狐——恨狐——”的叫声，那是它心情安详愉快的一种表达，有时我把这当作夜间最美的歌声来欣赏。

5. 月 夜

... 053

接近晚上 11 点钟时，我看到它从距我 100 米远的小河下游飞过小河，然后从大约 80 米高的位置猛地向下滑冲而去，在距地面 3 米的高度掠过田野，几乎与地面平行地滑行了一段后，斜斜地向下俯冲而去，冲进距我约有 250 米远的田野的暗影中。我站起来，开始向那个方向猛跑。

6. 操 练

... 065

白天，槐花的香气还只是时有时无，淡淡的，到了黄昏，清涼的晚风一吹，香味儿竟一下子浓起来，到处都是这种令人沉醉的香气。此时的槐花香，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已经走失了一整天的“老大”。就在昨天傍晚，槐花香正浓的时候，我还曾像往常那样看着它，和另两个小家伙半飞半跳地离开了巢，走出了监视器观察的范围之外……

7. 失 踪

... 079

成年雕鸮失踪的第一个晚上，小雕鸮们明显感觉饿了，“喳喳”地呼叫了整整一个晚上，远远在帐篷里的我都能隐隐约约听得到。第二个晚上，它们依旧“喳喳”地叫着，但从监视器上看，精神明显有些不足，大概是两昼夜没有进食的缘故。第二天下半夜，我困极了，偶尔睡了一会儿，醒来的时候，“老大”又一次从巢中出走了。

8. 远 走

... 091

接近 4 点钟，大雾把这片山坡完全罩起来了。小家伙也像它的两个兄长一样，伸开翅膀，纵身一跳，消失在越来越浓的晨雾中。第二天夜间，一直到下半夜也没有看到小雕鸮们回到巢里。望着空空的巢，我渐渐明白，昨天也许是这个雕鸮家庭最后的团聚了。

9. 后 记

... 103

当我真正走进雕鸮的生活，才发现它们有属于自己的奇异而艰难的世界，那是我们庸常的想象力所无法捕捉和接近的另一种生存。它们藏在夜色里的生活，绝对是夜晚的一份美妙，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。

1. 春 雪

阴冷的春雨飘了整整一天。4月中旬的一个傍晚，临近6点钟时，我从帐篷中出来，发现西南方乌沉沉的天上，露出一块蓝天，蓝天周围的云块，在夕阳的映照下，变成了紫红色。我看了一下手表，昨天这个时候，它刚好飞回来。

我在距帐篷很远的乡路边一棵小树下，支好小凳子，撑起一把伞，静静地等待它的出现。

细雨咝咝地扑到伞上，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只大鸟的身上，身后不到五米远的一条小河，哗啦啦流过，在我听来，那吵闹的水声好像很遥远。眼前是一条从西北向东南延伸六百多米，平均高约八十多米的山体。在傍晚

的雨雾中，山变得越来越昏暗，越来越迷蒙，林间隐隐约约地向外升腾着水汽。

我注视着这条早春土黄色的山体。昨天傍晚，它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在雨雾中，贴着山体向南飞去。

当我再一次确认时间时，是6点30分，仍然没有它的身影。我迟疑着：要不要撤回帐篷里，避一避湿冷的寒气。这时，那只大鸟出现了！

它贴近山体，穿过淡烟样升起的水汽，稳健地扇动着双翅，在阴冷的雨丝中，从容地沿着半山腰向南飞行。天光越来越暗，西南方天空上已变成紫红色的乌云，面积越来越大，连我周围空气中飘着的雨星，似乎都变成了紫色的小亮点。这只棕黄色的大鸟贴着山体飞行的动作，在颜色稍重的昏暗的山林背景前，很难辨认出来。如果不是我昨天傍晚发现它的这条飞行路线，如果不是此时我恰巧正仔细地观察着那片山体，这会儿，是不会有人发现那里正有一只大鸟飞过的。它的飞行，除了身影，没有一点声息。它的行踪和这个阴雨的傍晚一样，有一种阴郁的气息。隔了整整一个白昼，这是它

第一次露面。

这条山体最南端是一处断崖。被春雨连续淋了两天之后，三十多米高的断崖越发显得黑沉沉的。那只大鸟飞到断崖顶部，停落在一块突出的山岩上。它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足足有五分钟，这五分钟使我感觉异常漫长。

天光又暗了一层，西南方的紫红色也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内，变成了铅灰色。我知道，天色马上要黑尽了，到那时，我将很难再看清它的飞行动作。这时，它忽然飞到断崖中间的一块岩石上；停了又有半分钟，猛地扑向断崖下一块滑落的巨石，在那上面又站了将近半分钟，才飞向斜上方，落进断崖根部的暗影中。当时的光线很弱，我靠辨认它翅膀内侧白亮的羽毛，才勉强看出它的飞行轨迹。

几乎在落下的同时，它又飞起来，飞到崖顶刚才站立的地方停了一会儿，起身飞走。飞过我身后的河流，飞过对岸的落叶松林，消失在远山昏暗的山影中。

尽管我坐在那处断崖300米外的位置，静静的像一座塑像，可我知道，它在不动声色的飞行中，已经发现了

我的存在。它在崖上数次变化位置进行观察和试探，对我保持了足够的警觉。

这只大鸟是一只雄性雕鸮（xiāo），它刚才最后落下的位置是它的巢。它飞走之后，天色完全暗下来，那巢也完全消失在崖下的黑暗中了。在它一落一飞之间，巢那里平静得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不过，不用看我事先安置在巢外的监视器，我也知道它飞落巢中的目的，是为了给它的妻子——一只至少两天没有动弹、正在孵卵的雌雕鸮送食物。那食物很可能是一只肥嫩的老鼠。

前天中午，天气晴和，是近一段时间少有的好天气。为了设置夜间观察用的红外摄像镜头，我爬到了雕鸮巢的附近。走到距巢不到1米半的位置，在巢上方那块突出的岩石下，我看到了雌雕鸮的半张脸。

它肯定是听到了我一路走近的脚步声，才将一直朝外的头转向我来的方向。那一瞬间，它眯着眼睛盯住我，凶气十足，我也紧张地盯住它。我和它谁都不敢先动，就这么对峙着。我怕这种以凶猛著称的大鸟会抢先攻击我，



我悄悄地爬近巢，尽量不弄出大的响动。
终于能望到半边巢时，
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雌雕鸮这张阴郁的脸。





雌雕鸮站在不远处一棵树上，向巢的方向望。



在飞走的瞬间，雌雕鸮凶狠地望了我一眼。

便慢慢地，慢慢地蹲下来——要是重心太高，它扑到我身上，撞我一下，我就可能从陡坡上跌下去。突然，眼前一阵令人眼花的翅膀的剧烈动作，我本能地缩身低头，只听见耳畔那只大鸟“哒哒”地叩着嘴。慌乱中，我把相机举起护住头，停了一会儿，它并没有攻击我，飞走了。

我站起来，向雕鸮飞走的方向望，

看到它已落到对面松林的尖梢上，冲我时不时示威似的，“嘎嘎”叫上两声。过了1分钟，它又一次飞走，飞到松林后面的山谷去了。

我这才有机会，用尽量短的时间仔细地察看雕鸮的家和周边的环境。巢非常简陋，只是崖下一块稍微突出的岩石下方可以遮风挡雨的一小块平地，雕鸮在那里向下挖了挖，便是一个



三枚雕鸮卵。



巢了，里面没有用树枝树叶或其他任何东西铺垫。

巢里有三枚卵，直接产在巢内比较干燥的土坑里，大小如鹅蛋，只是更显浑圆一些。我用手轻轻摸一下，上面还有雌雕鸮的体温。

在巢的外部边缘，有一大堆像动物粪便一样的条状物。这就是雕鸮独特的排泄物。它们吃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，一般是将猎物——例如老鼠——撕成块或整只吞下后，靠特殊的消化液在消化道内消化，再将消化不了的毛发和骨头挤成丸状或条状从嘴里呕吐出来。巢前方的呕吐物绝大部分颜色发黑，是新排出来的，层层叠压成一大堆。这可能是雌雕鸮长时间趴着孵卵时吐出来的。离巢稍远，有几块呕吐物由于排出来的时间长，已经粉化，从散开的团块中可以看出老鼠的灰色绒毛和细碎的小骨头。在巢的前下方，还有一对翅膀，像是野鸭的双翅，我拍下了照片，可以肯定，这也是雕鸮的食物残渣。有一缕长约三十多厘米的棕黄色绒羽，挂在巢正前的一根草棍上，在微风



由于时间长了，有些食丸已粉化散开，可以从中看到老鼠的骨头和灰毛。



雌雕鸮飞走时，不小心被巢前方一根草棍刮掉的一缕绒羽。



中轻轻地飘着。这是雕鸮孵卵时长出的绒羽，在它飞走的瞬间不小心被那根草棍刮掉了。我摸了摸那缕绒羽，很柔软，比加工最精细的羊绒质地还好。

辽宁东部山区里的雕鸮，一般在惊蛰（3月5、6或7日）之后开始产卵，这时山区的积雪还没有化尽，它们要在风雪中开始它们艰难的孵化。雕鸮的孵化期一般在35天左右，从惊蛰开始计算，估计我此时看到的这三枚卵，用不了多久就该孵化完成了。此时正是孵化的关键时期，雌雕鸮离开巢的时间不能太长。在当时的气温下，时间长，卵如果受凉，就可能再也孵不出小鸮了。为了不过于惊扰雕鸮，我并没有设置夜间拍摄的带有闪光灯的相机，就从那里匆匆地撤走了。

我跑到500米外的乡路边，坐到小凳子上，焦急地等待雌雕鸮回巢。时间过去15分钟了，还没有一点它的踪影，我真担心那些鸮卵会受凉。

这时，我才发现山脚下距断崖不到400米的田里，正有一位老乡在翻地，动作执著而生硬，农具在土地上发出沉闷的“嘭嘭”声。有它的干扰，雕

鸮不会很快回到巢里。我急忙跑过去，向他解释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勉强同意为了我的观察，他可以停一会儿，到我刚才坐着的地方休息一下。尽管是中午，我仍然害怕雌雕鸮离巢时间长，使那三枚卵的温度降得过低，从而对蛋壳里的小生命造成伤害。

我刚把那位老乡拉到路边坐下，就有一只乌鸦飞到那处断崖顶部落下，“哇哇”地怪叫着。我和老乡一同静静地向那个方向望。乌鸦好像发现了什么，站在崖顶歪着头，不住地向下张望。没超过2分钟，它又飞到和巢在同一水平线的一块岩石上。我相信这时候它完全看清巢中那还带有雕鸮体温的三枚卵了。一时间，它停止了怪叫，静默着，如临大敌一般，朝着巢的方向望，身体前倾，随时要冲下去的样子。突然间，乌鸦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，大叫了一声，仓皇地飞走，很快消失在山脊背后。就在它离开的瞬间，一只大雕鸮从山崖后飞腾而起，稳稳地落到崖顶，然后向下停落了两个位置，一头钻进巢中。

很奇怪，被我惊飞时，那只雕鸮明明飞过了小河，飞到对面的山林中去



侧看雕鸮，威武、华贵，隐隐有大将之风。



从雕鸮巢的角度望出去，远处的山野已开始有了绿色。

了，没有看到它什么时候飞回来，怎么会猛然间从崖后飞出来呢？会不会是藏在山林中的另一只雄性雕鸮呢？我又一次被这种诡异多变的大鸟搞糊涂了。不过此事使我明白，雕鸮夫妻即使在被惊飞的情况下，仍然关注着巢和巢周边的情况，需要的时候，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冲回来。

雕鸮是国内最大的夜行猛禽，身高约0.8米，翼展近2米。耸立在头顶近10厘米的耳簇羽，很像古代战将头盔上的雉鸡翎，威风凛凛。一双金黄色的大眼睛夸张得像卡通片人物的眼睛。第一次看到这种大鸟时，我就喜欢上了它。但它们在野外极难见到，而且被百姓认为是不吉祥的猫头鹰中的一种，人们都极不愿意接触它，加之它们完全在暗夜中出来活动和捕食，有着鬼魅一般悄然无声的飞行能力，想追寻它们的踪影十分困难。我已经断断续续地追踪它们一年了。它们凭借高度发达的声音定位能力和夜视能力，在黑沉沉的夜晚飞行，甚至比在白昼飞行显得更加得心应手。很多情况下，还没等我接近，它们已经早早发现了我，悄然飞走，我甚至连它们的影子都很难看到。我用了很多技术手段，想了很多办法，总算磕磕绊绊地勉强了解了一些它们在暗夜中的生活。我正观察的这个



